

刘军 倬铭 /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审计风暴

审视贪欲
敦促自律
监督权力
清除腐败



L247.5
1299

刘军 倬铭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审计风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计风暴/刘军,倬铭著,一昆明:云南
人民出版社,2002.1

ISBN 7-222-03389-0

I.审... II.①刘...②倬... III.长
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0468 号

审计风暴

刘军 倬铭 著

责任编辑:潘 灵 钱 雯

封面设计:王玉辉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开本:889×1194mm 1/32

字数:310 千 印张:14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 7-222-03389-0/I·952

定价:24.00 元

仅以此书，献给中国的

审计工作者，并以此

庆贺中国审计事业

二十周年。

题记 古代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位将军肩中箭，请了一位医生来治。那医生看了看，便用剪子把露在内外边的箭杆齐根剪掉了。别人问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是外科医生。

人们嘲笑医生的愚蠢时，又有几个人进行过深入的思索呢？

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不是还经常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么？

而且，就在今天，我们中间不还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争论了半天之后才发现，不知道争论的那东西到底是什么。

似是而非比谬误更可怕，许多时候，从谬误中比从混乱中更容易发现真理。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24

第三章 / 49

第四章 / 70

第五章 / 94

第六章 / 116

第七章 / 137

第八章 / 158

第九章 / 180

第十章 / 201

第十一章 / 222

第十二章 / 244

第十三章 / 264

第十四章 / 285

第十五章 / 308

第十六章 / 329

第十七章 / 351

第十八章 / 372

第十九章 / 393

第二十章 / 415

后 记 / 440

目

录

1

第一章

有些人讽刺我们经常要把已经修好的马路又挖开，所以应当给马路安一条拉锁。可是，这难道不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标志么？你们家不也是因为添了件什么新东西，而把屋子里的家具经常搬来搬去么？

——钟子山

事后有人回忆说，这次连中央、国务院都被惊动了的严重事件，是由于出事的前一天晚上，9路公共汽车司机大林不留神打了个喷嚏，因而出错了一张牌而引起的。因为出错了一张牌，这一盘牌儿居然就这么输了，所以实在是输得不服气。当然，这不能全怪一向号称打“双抠”天下无敌手的大林太好面子。牌桌上，谁都是英雄，谁服谁啊。

因为输了，所以压抑已久的英雄气概便被激发、膨胀了。于是，这牌局三打两打竟然一直打到了天亮。直到大林打着哈欠上早班的时候，依然在那儿耿耿于怀呢——输给两个狂得没边儿的小崽子，他可真是实在太不服气。

虽说赌的不是钱，可赌气比钱更了得。所以，从一上班，大林就压着一肚子火，看什么都不顺眼，似乎谁都对他不起。

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当然，这都是人们在底下瞎扯，不算是政府的正式消息。

昨夜的雨好大。

进入21世纪以来，这可是正正经经的第一场豪雨呢。整个城市踏踏实实地给洗了一遍，空气清爽得甚至让人别扭，总想打喷嚏。大林一边走，一边嚼着刚买的油饼，迎着刚刚升起的太阳，来到了位于城东红光路口的公共汽车总

站，坐到了他开的新款大巴里。

虽说他今年才三十二岁，可在公共汽车车队，也算是老师傅了，挺受人尊敬，自觉着也有了点儿身份。他喜欢这一行，虽说辛苦一些，可自打承包以后，收入不低，人们前前后后“林师傅”长“林师傅”短地叫着，听着挺舒服。尤其他喜欢坐在司机位子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上下班时，车上下的人们挤成一团的样子。每逢这种时候，他都会有一种以逸待劳般的满足，甚至有点儿幸灾乐祸的快感。

已经立夏了，太阳一露脸，身上就黏黏的。看看表，知道发车铃已经响过了，可车门还没关上。细一听，知道售票员小李子和乘客吵起来了。他知道，这个小李子最喜欢的就是吵架，见了松人压不住火。一天不干两场架，浑身的骨头都发飘。她人长得挺漂亮，从侧脸儿看，有点儿像香港的电影明星钟楚红。可惜已经二十四岁了，生是没碰上好机会去干点儿漂亮妞该干的买卖。想必因为心理不平衡，窝火，所以似乎只有多吵几回架，趁机发泄发泄，才能高大高大。

干这行八年了，她有一千种办法保证自己永远能赢。

这年头，好什么的都有。

当大林通过倒车镜发现今天和小李子吵架的又是昨天的那两个乡下来的卖菜妇女，而且势头越来越大时，他觉出有点不对劲儿了。

也就是说，立功的时候到了。

人们为漂亮的姑娘效劳的时候，从来是不问价钱的。

于是，他煞有介事地戴好白手套，膀子一晃，开了车门，从从容容地跳下车来。

因为今天是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一天，所以汽车站上的人特别多。红光路口是这座几百万人口的省会城市最大的公共汽车总站，是城东的交通枢纽，有七路公共汽车和两路电车的总站设在这里。加上附近正在修立交桥，许多车辆绕行，都赶到这一条路上来了，使得站上和车子里都显得更加拥挤了。

小李子杏眼圆睁，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正在向拼命

往车上挤的两个乡下女人吼。那两个女人都是三十岁上下的年纪，每人双手擎着一个硕大的菜筐在车门口挣扎。在她们们的后边，是一个大约四十多岁的妇女，擎着一个装了七八只兔子的铁笼子，也跟着凑热闹，拼命地往车上挤。

“下去，下去！这是公共汽车，不是你们屯子里的牛车，想干嘛干嘛！”想必是职业的缘故，小李子的声音特别响亮。

其中一个乡下女人冲她不屑地一哼，仍旧向上挤。

小李子早就认出来了：昨天，就是这俩骚货！

昨天上午，也是这两个女人，背着菜筐硬要上车，和她干了一架。当时，围观的人足有上百，足足看她在哪儿发痒了半个多小时。

干了这么多年售票员，小李子嘴里片儿汤一类的词儿太富余了。莫说是她们这路土家伙，就是相声大师来了，也得让她一头。有人说，那场架花十块钱买门票都看着。到终了，也没让这两人上车。

那俩不知死的鬼，也不打听打听，这些年小李子干架，输过一回么？

可今天她们又来了，又上这辆车！

这不是存心找病么？

小李子猛地从售票员的专座上站了起来，推开拥挤的人群，冲到了车门口，迎着那个擎着菜筐的女人，用力一推，腰一叉，喝道：“你们真没学过社会治安管理条例？我告诉你们，再这么捣乱，我一个电话拽过去，就可以把你们抓起来，关狗似地关上十天半个月！”

漂亮的女人往往都被宠坏了，更何况这车上还有七八十号子急得嗷嗷叫的乘客呢。一闲对百忙，自有着急的。有了这强大的后盾，她自然什么也不怕。

被小李子推的那女人因为擎着菜筐，又是倒着身子向后仰出去的，一下子没站稳，四脚朝天仰着跌到了车门边的湿地里，立时弄得周身是泥了。一筐格外精贵的小西红柿撒了一地。她往后倒的时候，拖着身后那位擎着兔笼子的妇女

身子也是一斜，把手中的兔笼扬飞了。五六只肥硕的青紫兰兔子从笼子里跑了出来，惊恐万状地在人们的脚底下来回窜着，引得周围的人群一阵大惊小怪骚动惊呼。

“日你先人！”中年妇女的声音颤抖地骂出了口。

“我操你祖奶奶！”另一个乡下妇女也跟着尖声骂了起来。

小李子得意地一叉腰，道：“没死过是不是？我告诉你，在这儿，来文的，你们不是个儿；来武的，你们也不是个儿。就是耍赖，你们还不是个儿！怎么着，是不是想试试？来啊，来！哼，这一车人，百十来号子，谁也甭想走，姑奶奶今儿格就搭进去了，陪你们练！大早上的，上这儿找不自在来了！”

市第一医院年轻的医生方纹挤在车上的后门边，手里拿着一本关于血液病方面的医学书，她饶有兴致地看着身边的这一切。受母亲影响，她从小就是个文学爱好者，最近正在研究对话问题，所以最愿意听这位小李子吵架。她那嘴里出来的俏皮话儿，可不是在哪儿都能听到的。尤其是像她这种骂上三个小时能不带一个脏字、不重复的人，更是没处找去。

叫骂声一高，矛盾便开始升级了！

这时，三个粗壮的乡下汉子撞开围观的人群，从三个方向把小李子包围在了中间。看得出，他们和那两个女人是一起的，也是有备而来的。

其中一个穿武警草绿衬衣的黑脸男人往前了一步，指着小李子问坐在地上的女人：“昨天，就是她么？”

“就是她！”

立时，三个男人都往前挪了一步。

这么一来，使得小李子连转身都不可能了。三个大男人，都那么壮、那么脏、那么气势汹汹。这场面，小李子还是第一次遇到，有些怕了。

“你们……想干什么……”

其中一个年约二十七八岁、大热天头上却戴着一顶瓜皮

小帽的男人往前一站，鼻子轻蔑地一哼，晃了晃肩膀道：“拿豆包不当干粮，生产队长不当干部是不是？今天我们几个来这儿，就是想让你学点儿规矩，甭他妈的以为城里人有多了不起，城里人的屁眼儿难道就是朝前长的？”听口音，是这郊区县里的人，远地方的人没谁敢在城里头这么说话。

那个岁数稍大、一脸络腮胡子的男人更不客气，竟把一只手搭到了小李子的肩膀上，嘴里则在不住地冷哼，一声连一声，像只准备发怒的好狗——乡下的好狗都是不大叫唤的。

那个穿着件没有徽章的武警衬衣的男人则抱着膀子，死死地盯着小李子的那张粉脸，瓮声瓮气地说了一句：“甭含糊，让她跟我们走一趟！”

瓜皮小帽动作夸张地摘下帽子，威严地用手扞了一下头发，又把帽子仔细地戴好，应声道：“对，带她走！”

这回，小李子委实是有些怕了，立时结巴了起来：“你们……要干什么？”

络腮胡子冷哼了一声道：“不干什么，就要个说法。走吧！”

小李子连连回头，绝望地嘶叫道：“不，我哪儿也不去，我不去。林师傅，林师傅，你还在那儿愣着干嘛呐！”

大林已经在旁边站了一会儿了。

他喜欢在最关键的时刻出面，就像商人总希望在价钱最好、利润最高的时候，才把货物卖出一样。

“你们几个到底想干什么？”大林威严地走上前来，仰着头问，样子从容不迫，仍旧是一幅居高临下的样子。

穿武警衬衣的那个乡下男人并不示弱，问还坐在地上没站起来的女人道：“昨天也有他的事儿，是不是？”

坐地上的那女人带着哭腔指着大林恨声骂道：“数他最坏！没他那儿戳着，这个骚娘们不敢这么横。”

大林轻蔑地一哼道：“是不是干脆把我也一齐带走？哼，别忘了自己姓什么！看清楚了，这里不是你们乡下，这是大

城市，省会，车上还百十号子人呢！怎么着，是不是打算和法轮功一样，想闹点事儿是不是？”

“谁想闹事儿了？”穿武警衬衣的人口气似乎有些软了。

大林上前一步，声音抬高了，指着对方的鼻子说道：“我告诉你，这市里的环境、治安、卫生方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你们这些乡下人搞出来的，还没来得及收拾你们呢，倒自己往枪口上撞过来了，真他妈的是有点儿活得不耐烦了！”

这话刚一出口，连他自己也有些后悔了。

人在激动时，尤其是在姑娘们面前，往往不仅是急不择言的，而且是过分夸张的，以便更高大地显示自己。

立时，大林成了三个男人攻击的目标。

瓜皮小帽先火了，冲上前来，鼻子贴到了大林的脸上，瞪着眼睛凶凶地说：“你把方才的屁再放一遍我听听，放！”

“你……”大林后退了半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而就在这时，瓜皮小帽已经动作夸张地把袖子绉了起来，旁边的络腮胡子也在解上衣的扣子了。

一场恶战眼看就要开始，围观的人更多了。大清早的，能有场热闹看也算能解解闷，晚上回家，也有个可以多聊一阵儿的谈资。

左近，人群中不知是谁，起哄地带头“噉，噉”叫了起来，似乎生怕这出难得的好戏中途夭折一般。

瓜皮小帽又一次逼到了大林的面前，已经可以感觉到对方的心跳了。

“你他妈的是不是没死过？”瓜皮小帽还是这么一句。似乎只有这句话才更有分量，更具威慑力。

也许，是没有更多的词儿了。

大林又后退了半步，用眼角看了看小李子。

小李子明白，一抬眼，居然看见车场的孙调度也在一边，正站着看风景，急了，叫了起来：“孙调度，还在那儿干嘛呐？”

模样长得像大虾米的孙调度抱着膀子，不动声色地用下巴颏点了点道：“看着呢，我这儿都看着呢，我倒想看看哥儿几个能怎么着，看这儿还属不属于咱中国。”

他和大林一向不睦。可这时候，共同的利益与憎恨使他们统一了。

穿武警衬衣的汉子分明听出了其中的味道，鼻子一哼，也开始解衣服上的扣子。人群中有人在鼓劲：“抽丫挺的，死一个少一个，省得计划生育了。”

就在这时，车周围的人群一阵骚动，两个民警正拨开人群，向这里走来。他们像两只船，在人们目光织成的海上航行着，眉脸上透着只有特殊地位的人才会有自信和尊严，仿佛就是大有作为的英雄。

和这两个民警一向熟络的大林见到了他们，像是盼到了救星，不由得立时声音高了八度。

“小陈，大张，你们可来了。昨天，就是这几个人捣乱……”

高个子警察威严地摆了一下手，站到了络腮胡子面前，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威严地说道：“身份证呢？”

声音是从鼻子里发出来的。

“没……忘记带了……”

“跟我们走一趟。”声音越发显得严厉了。

站在边上的瓜皮小帽发了一句话，使得高个子警察的威严顿时扫地了：“操，你他妈少在这儿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上回，你到我们村里钓鱼，端走半萝筐鲫鱼子，你还没给钱呢！怎么着，这么会儿就不认识我们，假装起大圣人来啦？”

大个子警察侧脸一看，不禁一怔，立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实在记不起是不是到他们那儿钓过鱼，是不是见过这个人。那阵他老婆刚生孩子，为了下奶，倒是有病乱投医，扛着鱼杆把这十里八村跑了个遍——谁让丈母娘非说鲜鱼能下奶呢？

相比之下，小个子警察显得机灵多了，他一拍瓜皮小帽的肩膀，道：“你少在这儿打岔，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穿武警衬衣的汉子膀子一晃，逼了过来，冷冷地说：“这不是中国么？难道这儿改归联合国管了不成？”

话头比北风还硬。

小个子警察严厉地说道：“这是公共场所，知道么？你们这么破坏公共秩序，是违犯社会治安管理条例的，懂么？”

“鸡巴！那社会什么条例，难道就是专给乡下人制的不成？你知道这里是怎么回事么，上来就在这儿瞎喳喳！”穿武警衬衣的汉子话头一点儿不软，道：“小兄弟儿，甭觉着穿了套官衣儿，就有多了不起。实话告诉你，别以为就你们厉害，咱们市里头、省里头的，也有人！既然敢上这儿来，就有来的章程。怎么着，试试？”

这句话果然有效，小个子警察的嗓门立时也低了。

不知是谁搭了一句：“他是钟局长的亲娘舅。”

又有人起哄道：“和常副省长也没出五服。”

大个子警察过来打圆场。他用力地向人群挥着手说：“散了散了，都散了。孙调度，赶紧发车，赶紧着！”

“发车，没门！”络腮胡子半天没说话，这时候开口就是呛茬：“不给个说法，好好料理料理这个骚娘们，想开车？”

最凑趣的是，就在这时，方才跌坐在地上的那个乡下女人竟突然无限委屈地“嚶嚶”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凄凉地向周围的人诉说着什么，另一只手不停地拍打着地面。

这时，一队六七个武警战士跑步过来了。

他们的出现，使得围观的人们精神为之一振。

中国人爱看热闹是有传统的，甭管这热闹有多荒唐——文似看山不喜平，谁希望电视机里播出的总是平铺直叙的那一套呢？只要打得热闹，乱乱轰轰地那滚成一团，怎么乱乎也有人看。

就这么会儿工夫，挤在红光路口公共汽车总站上的人已经超过两千人了，黑压压地一大片。车站四周的围墙边、油

桶上，铁架子上，总之所有高的地方，都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想必是因为那几只兔子的缘故，人群中不时地还发出一阵阵骚乱，几位武警战士的到来，立刻控制了局面，三个乡下男人被围在了中间。这些武警战士不但腰上别着电棍，还有枪！

眼见城里人的势力大了，有些人失望了。孙调度已经神气了起来，叫着马上发车了。大林也顺坡下驴，回到了司机位子上。想不到就在这时，只听一声凄厉的惨叫，另外一个样子丰满的乡下女人竟突然撕破了上衣，露出了白晃晃的乳房，扑倒在大林的车前。

两个战士冲过去，可一见这女人赤裸的上身，不禁迟疑了。

那女人哭诉着谁也听不清的话，显然是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方纹早下了车，站在车头，见状马上走了过去，想拉起她来。可这么一来，那女人哭得更邪乎了，身子不停地抽搐，像是在被四五个野男人轮奸。

市交通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安全指挥部接到红光路车场打来的电话时，积压在车场上的人已经达到了四五百人！

方才还是晴朗的天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乌云密布。眨眼之时，豆粒大的雨点儿竟然砸了下来。一声闷雷，雨明显地大了起来。

9路车所在的红光路口是全市的交通要冲，公路枢纽。旁边不远的地方便是火车站和全市最大的批发交易市场，附近还有一所中学和一间纺织厂。通往郊区去的长途汽车总站，也设在距离这里不到一站地的地方。而这个路口又是通往机场的主要通道。从这里往南，过了东河大桥便是机场路了。为了迎接“十·一”，三天前，从红光路口到市中心的主干道封闭了一半，开始进行立交桥的修建和道路的扩建工程。这么一来，本来十分紧张的道路便显得更加拥挤了。

正因为最后时刻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交通局局长的钟子山投了关键的一票，使得这项代号为 107 的工程在讨论了半年之后，终于开工了。

在由市公安局、公路局、交通局、建设局等单位临时组成的交通指挥部里，钟子山担任了总指挥，所以，此刻钟子山特别着急。他已经病了两个多星期，本来今天早上就要去住院的，可一个电话把他找了来，就再也离不开了。他在交通系统已经干了十一年，不但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大街小巷，有着极为丰富的处理意外事故的经验，更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有着极高的威望。

在这种时候，权力和权威并不是一回事。

他的脸色苍白，嘴唇颤抖。由于饱经风霜，才五十五岁，便显得像是已经六十岁开外的人了，满脸皱纹。此刻，他紧盯着指挥部墙上的大型电板，从那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因为红光路口发生严重的塞车而引起的连锁反应，势态正在逐渐扩大，全市的东半边已经有一半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车辆堵塞！

而且，情况正在蔓延！

七、八点钟，正是大人们上班、孩子们上学的高峰期。他知道，再过一会儿，城外进城的车辆也将通过全市向外放射的九个路口向城里开来。城里多半是小车，车况比较好，速度快，也灵活。可外边进来的车就什么妈样的都有了，大多是长途运货的重车，车况差，速度慢，呼啦啦地一下子涌进来，更有一股狂潮。发展下去，情况将更不可收拾。城市交通堵塞就像人的血管堵塞一样，每停止一分钟，都意味着更大的凶险。

只有他，更知道这情况发展下去的严重后果。

今天，中央部委将有领导同志前来视察城市建设工作，飞机九点钟到。

今天，美国科尔孙集团公司的总裁魏德麦一行，受常副省长的邀请，将来这里进行大型的投资环境考察。九点半下

飞机。

今天，是孩子们高考的第一天。

今天是……

对于一个有着六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这类事情是每天都要发生的，并不奇怪。恼人的是偏偏这个城市的交通市政事业建设刚刚受到中央的表扬，偏偏正在努力创建全国卫生城市的结骨眼儿上。就在昨天的上午，他还代表市政府，向兄弟城市介绍他们城市交通建设管理的经验呢。可一转眼，竟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故，让人实在不可思议。

交通堵塞看上去很平常，其实，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灾害事故。

对一个领导者来说，承担责任和推脱责任的最好办法，都是在第一时间里马上赶到现场。

于是，钟子山果断地下了命令：“除了值班的，马上跟我到现场！”

五分钟后，一队由三十多人组成的摩托车队顶着滂沱的大雨，风驰电掣地从市交通指挥部的大楼前出发了。

红光路口出事的时候，市日报社的摄影记者周一哲正好也在现场。他拿着照相机不停地拍着，似乎很高兴。对一个记者来说，能碰上这样的机会，也是一种缘分。本来，他是请了假，去医院看病的——贫血。要不，他不会这么巧在这里。他到的时候，红光路口总站上已经有五千人了，轰轰烈烈的像是在开万人大会，准备枪毙什么人。人们在骂着，愤怒着，也都在得过且过地等待着。这些年，类似的事情太多，已经使人们的神经麻木。所不同的，只不过是今天拖的时间太长了一些罢了。好在有了这号天气，谁也不怕迟到——法不责众嘛。

钟局长率领的车队很快便到了现场。准确地说，是到了现场附近——现场早就进不来车了。这时，他身上带的对讲机响了。